

印 典 娜

〔法〕乔治·桑著

罗 玉 君 译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印 典 娜

〔法〕乔治·桑 著

罗 玉 君 译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金 平

封面设计：戴 卫

印 典 解

〔法〕乔治·桑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8.5 插页3 字数185千

1981年12月第一版

1981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5,350册

书号：10118·491

定价：0.83 元



乔治·桑像

内 容 提 要

《印典娜》（一译《安蒂亚娜》、《印狄亚娜》）是法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女作家乔治·桑成名的处女作。小说的女主人公印典娜嫁给一个年老的军官，丈夫对她专横无度，但印典娜性格倔强，富于反抗精神，决不向丈夫屈服。她渴望获得真正的爱情。纨绔子弟雷蒙暗地里追求印典娜的使女，使女受辱自尽后，他又施展种种手段，骗取了印典娜的爱情。在印典娜跟随丈夫到海外期间，雷蒙一面给印典娜通信，花言巧语，一面却娶了一个富翁的继女。印典娜在丈夫死后返回法国，发现了这一切。绝望、愤懑之中，她和童年时代的男友雷尔夫，双双跳入湍急的瀑布，全书至此结束。不料，小说出版后读者纷纷要求作家救活他们，作家因此续写了“尾声”。叙述印典娜、雷尔夫自杀未死，隐居到荒漠深山里，度过和平安宁的、真正的爱情生活。

乔治·桑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早期作家之一。本书富有浪漫主义的色彩，她将细腻的描绘和抒情的笔调揉合在一起，文字清新秀丽、风格温婉亲切，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。

目 录

第一篇	1
第二篇	65
第三篇	126
第四篇	189
尾 声	249
译后记	261

第一篇

1 细雨凄清的秋天的傍晚，三个沉醉在梦境里的人，坐在布里堡起居室的阴暗处。他们定睛地望着火炉里燃烧着的木柴和钟面上移动着的指针。其中两个人一点声音也没有，显然为无边的愁闷所吞食。另外一个人好象表示了公开的抗议，勉强抑制着抑郁的呵欠，在自己的座位上显得烦躁；他用铁钳敲打正在燃烧的木柴，有意打破这个愁闷的局面。

这个人的年纪比另外两个大得多，是这所房子的主人德马尔上校。他是一个领半薪的退休老战士，当年英勇的美少年；如今他体胖、秃顶、胡须灰白、眼睛射出凶光，成了一位严肃的家主。妻子、奴仆、犬马在他面前都战战兢兢，小心谨慎地听候着他的命令。

他不知道如何去打破这静寂的场面，他不耐烦地站起来，拖着沉重的脚步，从客厅的这一端走向那一端。这位老军人平日的举动总带着僵硬的态度，双手叉腰，整个身体向后转时那种永远骄矜的神气，还表现着受检阅军官的风采。

德马尔上校呼吸着胜利空气的时代早已过去了。现在是退

休了的高级军官，早已被忘恩的祖国所抛弃，而且受着结婚的累赘；他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的丈夫，一所富丽住宅和庄园的主人，一个企业发达的工厂的厂主。因为生活上的许多烦扰，上校常常发脾气，特别是在这个故事开始的那一个夜晚，气候潮湿，他的风湿病又发作了。

客厅里陈设着路易十五时代富丽堂皇的家俱。他拖着沉重的步子踱来踱去，有时在一扇门前停留着，门额上的壁画有裸体的爱神，用花绳系住文静的牝鹿和凶猛的野猪；有时他又站立在墙边嵌有浮雕的木板那里，木板上堆满了精美的雕像，缠绵悱恻的情态，使人神昏眼倦。这茫然的暂时出神的欣赏，不能阻止他敏锐深沉的目光，去注视那两个暗暗被监视着的人。三年来，这目光总是一直笼罩在那脆弱的、宝贝妻子的身上。

他的妻子现在只有十九岁。如果你看见她依靠在铜镶大理石的壁炉前面，如果你看见她那样的纤弱、苍白、愁苦的神气，把手压在膝头上面的姿态，你就会感觉到这般年纪轻轻的人儿，生活在如此古老的家庭里，而且在一个年纪老迈的丈夫的身边，正象昨天才培育的一株花苗，却要强迫它在一只古老的俄蒂克^①式的花瓶里育蕾、开花，我们一定为德马尔上校的妻子悲哀，更会为上校本人悲哀。

在这孤寂的房间里，坐在同一火炉的旁边还有第三个人，熊熊的火光照耀着他。那是一个年富力强，充满青春活力的少年。润洁的面颊、金色丰盛的鬓发、悉心修整的小胡须，他和主人斑白的头发、憔悴的肤色、粗糙的面容相比是很不协调的。若在一个艺术修养不高的人看来，宁肯喜欢德马尔先生严

^① 俄蒂克是一种艺术的形式，初行于法国北部，十二至十五世纪盛行于西欧。

肃的面貌，而不喜欢少年人平庸无奇的体态。他象钢板上雕刻的浮雕，忧郁沉静，坐在火炉近旁，注视着熊熊燃烧的木柴。他也许不象那个朱颜金发的妇女，在同样的沉思里显得那么无精打彩，他浑身透出一种生命力；粗重的棕色眉毛、光洁圆润的前额、明澈的眼睛、灵巧的双手，甚至他穿的漂亮的打猎服装，这一切都使他成为风度翩翩的骑士。在前一世纪妇女们的爱情里，这些会增进一点所谓哲学上的感兴。德马尔先生的年轻胆小的妻子还没有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一个人。也许对这个脆弱苦闷的女子和那一个沉默欲睡的男子，少年人好象并没有什么同情。真的，对于这一对太不协调的夫妻的观察，他虽然没有感到忌妒，可是越来越愁苦，不能自拔；此时他本能地把手指伸到袋底去探索什么。

这间屋里惟一幸福可爱的是一条美丽的长毛猎犬，它把头搁在坐着的男人的膝盖上。它身躯修长，有多毛的大腿，有狐狸那样长条的鼻梁，透过那毛发蓬松的身躯，两只眼睛凶猛似野兽，明澈似玛瑙，显露一副聪明伶俐的神态。在轰轰烈烈的狩猎中，它的眼睛又深沉、又锐敏，可是现在却温柔多情，安静得很。当主人的手指在它丝绸般的银色软毛上掠过时，它的眼睛总放出快乐的光辉，长长的尾巴有节奏地在火光中摆动，把炉中的灰烬散布在地板上。这种出于本能的对主人的亲昵，胜过于人类理智的亲爱。

被炉火的红焰照得半明半暗的屋子里，也许找得出一幅让布朗^①的油画。闪烁不定的火光，涂抹在墙壁上和画面的人体上，红炭逐渐化成灰烬，使这空寂的客厅阴沉起来。德马尔先

① 让布朗（1607—1669）荷兰肖像画家。

生每次大步大步地从火边经过，象一团黑影似的，忽然间消逝在客厅神秘的角落。几片火焰发出的金光，闪耀在盛着冠冕和徽章的卵形木框子上，钉满铜饰的檀木家俱上、精雕细镂的木刻装饰上。每当一片木柴化为灰烬，另一片木柴继续燃烧的时候，刚才被照明的物件就慢慢地沉入黑暗，让位于另外一些明亮的东西，摆脱黑暗显露出来，使我们能依次看到这些景物的各个细节：有时是一张三足鼎立的镀金的桌子，有时是绘有云霞星斗的天花板，有时是朱红丝绸的幕帷上长条的绉褶在不动的光波下闪动，显现出明暗变化的光彩。

我们看见这两个呆坐不动的人和壁炉上的浮雕一般。他们害怕扰乱了这静穆的景象，好似童话里僵化了的人物那般静穆的景象，讲一句话，有一点儿动作便会使这幻境里的城郭倒坍，压在他们的头上。这时候只有主人忧郁的前额和整齐的步骤打破了周围的黑暗和沉寂，好象有个魔法师使这周围的一切都着了魔。

长毛犬终于在它主人那里得到一个同情的顾盼，它发出一声既恐怖又温柔的轻轻吠鸣，把它的两只前脚，柔和、文雅地伸向它所爱的人的肩上。

“下去，阿菲利亚，下去！”

那少年人用英语对畜牲厉声呵斥，使它又羞愧又懊丧地拖着身子走到德马尔夫人跟前去，好象要求她的保护。但是德马尔夫人绝不从她的沉思里惊醒过来，只让阿菲利亚的头靠在她雪白的小手上，这双手仍然抱住自己的膝头，没有去抚摩一下这只依恋人的畜牲。

“这只母狗就呆在客厅里了吗？”上校说道。他暗地里高兴寻得一个发脾气的借口，“出去，阿菲利亚！到狗窝去！滚



开，愚蠢的东西！”

这时候如果有人仔细观察一下德马尔夫人，即使在这些家常琐事里，也看得出她整个生命里的不幸。一阵看不见的战栗掠过她的全身。她那双不自觉地触着她的爱犬的白手，急忙抚摸它那毛茸茸的脖颈，好象要牢牢保卫它一般。德马尔先生从自己的口袋里抽出打猎用的鞭子，带着威胁的态度，向可怜的阿菲利亚走去。它跑来困在他的脚下，闭住眼睛，发出痛苦、恐惧的哀鸣。德马尔夫人的面色比往常更加苍白，胸部起伏着，蓝色的大眼睛转向她的丈夫，带着无限恐惧的表情。

“开恩吧，先生。”她对他说，“不要杀它！”

这简短的字句使得上校战栗。一种痛苦的情绪代替了不一定要发出的忿怒。

“夫人，我很了解，这是一句谴责的话。”他说道，“自从我一时激动把你的西班牙长毛猎犬杀了以后，你到今天还没有原谅我。这不是一件最可遗憾的事吗？那条狗总是妨碍打猎，不肯捕获禽兽。不论你有怎样大的忍耐力，都会给它弄得厌烦起来。可是它死了以后，你才非常地爱它，以前你一点也没有注意它。现在你却借了题目来责备我。……”

“我曾经责备过你吗？”德马尔夫人说道，态度温和极了。对于所爱的人说来是尊重对方，对于所不爱的人说来是尊重自己。

“我没有那样说过。”上校再说道，语气一半象父亲，一半象丈夫，“但是在某些女人的眼泪里所充满的责备，比别的女人的诅咒还更厉害。哼！夫人，你很明白我不愿意有人在我面前啼哭……”

“我想，你从来没有看见我哭过。”

“那么！我不是看见你的眼睛常常是红色的吗？那更坏，我的天！”

这一对夫妇讲话的时候，年轻人站起来，很安静地把阿菲利亚牵了出去。跟着进屋来，点燃一支蜡烛放在壁炉额上，然后和德马尔夫人面对面地坐着。在这纯粹偶然的举动里，对德马尔先生的性情产生了影响。烛光与炉火同时照明，光线稳定了一些，没有那么摇晃，照在德马尔夫人的容颜上，显示出她全身的痛苦与颓唐，疲倦和萎靡。卷曲的头发，垂落腮边。眼神暗淡，面颊灰紫。上校在屋内走了几圈，停在妻子面前，改变了语调问道：

“你今天还好吗？印典娜！”说起话来，带着笨拙的口吻，好象一个心情和性格都不协调的人说出无聊的话一般。

“同往常一样好，谢谢你。”她回答得既不紧张，也没有抱怨。

“同往常一样好，那不算是一个回答，那只能算是女性的对话，罗尔曼地方的对话。那意思不是说是，也不是说否，不是说好，也不是说坏。”

“好吧，我身体就算不好也不坏吧。”

“啊！”他粗暴地说道，“你扯谎！我知道你的身体不好！就在这里你曾对雷尔夫爵士说过了。我会乱说吗？雷尔夫先生，你讲讲吧，是不是她对你已经讲过那句话了？”

“她对我说过那句话了。”忧郁的年轻人因上校的责问而回答，却没有去注意印典娜眼色中对他的责备。

这时候第四个人走进屋来，他是这个家庭的总管，从前德马尔先生联队里的副官列里夫尔。

他用简短的几个字向德马尔先生说明，他相信前几夜，就

在这些时候，有偷炭的强盗进了花园。他请求给他一支枪，以便在关锁大门以前巡逻一遍。德马尔先生看见这偶然发生的事件可以转移夫妻俩就要吵嘴的局面，立刻取枪在手，又另外递给列里夫尔一支，两人走出屋子去了。

“怎么！怎么！”德马尔夫人带着恐怖的神气说，“为着几袋煤块，你又要去杀害一个可怜的乡下人吗？”

“我杀他们等于杀一只狗，”被激怒了德马尔回答道，“凡是夜晚还在我园子里踟蹰的人，我当作狗那样把他杀掉。夫人，你如果懂得法律，就知道法律给了我这个权利。”

“这是可怕的法律！”印典娜也冒了火。

为了缓和局面，她用较低的声调再说道：

“要当心你的风湿病呀！外面在下雨。今晚你走出去，明天会受苦的！”

“你害怕服侍你的老丈夫！”德马尔回答，同时一下子把门推开了。

他走出去，同时咕咕咕地埋怨自己的年龄和他的妻子。

2 我们刚才说过的这两个人：印典娜和雷尔夫爵士（如果我们愿意，宁肯把他叫做若多尔夫·布朗），他们面对面地坐着，态度的冷静，恰和她的丈夫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一样。这个英国人一点没有想到要辩白，德马尔夫人也没有感到对他有什么严厉的指责，因为他说了这些话也不过出于好意。她努力打破沉寂，终于温柔地抱怨他：

“这不算好，亲爱的雷尔夫，”她对他说，“我曾经告诫过你，不要把我在痛苦中偶尔说出来的话，拿去对别人讲，德

“马尔先生是我最不愿意让他知道我的痛苦的人。”

“亲爱的，我不了解，”雷尔夫回答道，“你病了，你不想法去医治。那么，我只有在看着你死和叫你丈夫知道这两者当中选择一件了。”

“是的，”德马尔夫人带着愁苦的笑容说道。

“那么，你决定上告了！”

“你错了，你错了！我敢说，要让你去违抗上校吗？他是一个有荣誉的人，一个正直的人。”

“谁又对你说了相反的话呢，雷尔夫爵士？……”

“呃！你自己，虽然你心里不想那样做，可是你的愁苦，你的病态，就如他注意到你所有的举动一样；你的红色的眼睛，任何时候都在对任何人说：你是不幸福的……。”

“闭口，雷尔夫爵士，你扯得太远了。我不许你知道这样多的事。”

“我使你生气，我看得明白，你要怎样说呢！我不会说话；我不知道你们之间语言微妙的运用，而且我和你丈夫关系很深。我和他一样，绝对不知道或者用英文或者用法文，对女人说出取悦于她们的话。别人也许不用语言，便会使你了解我刚才严厉地向你表示的思想；别人有技术，逐渐深入，获得你的信任，使你不得他的影响。也许，你在我面前严密关闭的心，别人能够使它安宁下来。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注意了，特别在法国，语言比起思维更有权力。尤其是对于一个女人……。”

“啊！原来你特别轻视女人，我亲爱的雷尔夫。我在这里，一个人对抗两个人，自然遇事都是错了。”

“就算是我们的过错，我亲爱的表妹，只要你身体健康，

重新得着以前的欢乐、新鲜与活泼；请回忆布尔朋岛^①和我们在柏妮卡的幽雅房屋，我们欢乐的童年，我们的友谊——同你的年龄一样长久的友谊……。”

“我也想起了我的父亲……”印典娜说，话里带着一脉凄苦的情绪，同时把自己的手放到雷尔夫爵士的手掌里。

他们再度沉入深深的静默里。

“印典娜，”雷尔夫停了一会儿说道，“幸福永远在我们所能达到的地方。我们只须伸出手去，就可捉住它的。你缺少了什么？你享受一种相当安闲舒适的生活，比财富还要可贵。一个优越的丈夫，他全心全意地爱你，我敢说他是一个忠诚可靠的朋友……”

德马尔夫人轻轻地捏了一下雷尔夫爵士的手，但是她不改变她的态度；她的头仍然低垂在她的胸前，她的含泪的眼睛总是被具有魔力的炉火吸引着。

“我亲爱的朋友，你的愁苦，”雷尔夫爵士继续说道，“纯粹是一种病态；我们当中谁人能够逃脱痛苦和抑郁呢？瞧瞧不如你的人，他们是有理由来羡慕你的。人总是追求自己所没有的……”

作者不必把这样的谈话继续写下去来麻烦读者。这个善良的雷尔夫爵士的言语恰象他的思想，总是又单调又沉重的。这不是说他冥顽不灵，只是因为他在感情方面太没有才华。他既 not 缺乏常识，也不缺乏学问，但是要安慰女人，如象他自己说过的，实在超越了他的能力。这个人很难了解别人的痛苦，虽然有无限的好心去医治别人的创伤，可是他一着手便使得病情

^① 布尔朋岛，在非洲马达加斯岛之南，从前是法国的殖民地。

愈加严重。他明明感到自己的拙劣，很少了解他的朋友的痛苦。可是这一次，他奇特的努力，要去担负起他认为是友谊上的最艰难的任务。

他看见德马尔夫人很勉强地在听他讲话，他便不再说下去。他们只听见炉火里的木柴燃烧时千百种的哀怨声：受热膨胀的柴薪的歌唱，树皮爆裂时的噼啪声响，以及从树皮下射出火光青焰时引起的嘶嘶凄怆声。有时狗的嚎叫，混淆在由门隙透入的北风的呼啸里，混淆在敲打玻璃窗的嗒嗒雨点声中。这是德马尔夫人在她布里堡的府第所度过的最愁苦的一个寒夜。

我不知道这个敏感的心灵、脆弱的体质，被压碎在什么茫然的期待里。德马尔夫人本来具有生长在殖民地的人的神经质和多病两种性格，夜来的某种声响，月亮的某种异象，都使她相信这预兆着某些事变与行将到来的灾祸；黑夜对于这个多愁善梦的女人具有神秘古怪的意义，只有她自己才能按她所感受的恐惧和痛苦去解释和理解。

“你还会说我在发疯，”她说，同时把雷尔夫握住的手缩了回来，“可是我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灾祸正在我们的周围盘旋着。这里有危险悬在某一个人的头上，无疑悬在我的头上……但是……唉，雷尔夫，我感到我命运里的一个大转变好象就要到来……我害怕，”她战栗地再说道，“我感觉自己生病了。”

她的嘴唇变得同她的腮颊一样灰白。雷尔夫骇住了，他不把刚才的话当做是德马尔夫人的预感，只以为是她精神虚弱的表现。他看见她一时面如死灰，于是用尽气力去拉铃叫人救助。可是没有人来，印第娜越来越虚弱，雷尔夫帮助她离开火边，把她放在一张长椅上，自己乱窜乱跑，叫唤仆人找水、找嗅

盐，可是一个人也找不着，门铃都敲碎了，他在阴暗迷人的房屋里走不出去，扭着手转来转去，又着急又气愤。

他终于想到把俯瞰花园的玻璃门打开，呼唤列里夫尔又呼唤德马尔夫人的贴身女仆绿茵。

过了一会儿，绿茵从园里一条最阴森的小径跑来，焦灼地问道，德马尔夫人是不是病得比往常更加厉害。

“病得很厉害，”布朗爵士答道。

他们两人走进客厅来，尽力照顾昏迷过去了的德马尔夫人，一个拿出他那笨拙无用的热心和殷勤，一个拿出她灵巧有效的女性的服侍。

绿茵是德马尔夫人同乳的姊妹；这两个年轻的女人，在一起长大，彼此是很相爱的。绿茵高大、健壮、活泼，富有在殖民地生长的人那种热烈而多情，她妩媚多姿的美貌，胜过了德马尔夫人虚弱多病的容颜；可是两人的善心和相互依恋的爱，完全融化了女性间的嫉妒。

当德马尔夫人从昏迷里甦醒过来的时候，她第一眼便注意到她的女仆慌张的面色，被雨水打湿了的凌乱的头发，和表现在动作里的激动。

“安心吧，我可怜的孩子，”她善意地对她说道，“我的病劳苦了你。去吧，绿茵，你应该去调理你自己，你瘦了，你啼哭，好象你不能再生活下去；我的好绿茵，生命在你的面前是那样的欢乐，那样的美丽！”

绿茵热烈地吻着德马尔夫人的手，在一阵狂热的情绪之下，用惊惶失措的眼光朝四周张望：

“我的天，”她说，“太太，你知道为什么德马尔先生到园子里去吗？”